



古镇油坊 撞杆声声响

□罗安会

天，仍在鱼肚白的朦胧中，小镇人也还在梦呓里，可是，我隔壁不远处的油坊，一声高过一声，吼声、撞杆撞击声，声声震天响，由此，榨油匠榨油拉开了一天的序幕。

60年来，榨油的声响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中，挥之不去。旧时，故乡古镇朱沱油坊在无电无机器的年代，一直沿用传统的、古老的木龙箱榨油法，此法既笨重又原始，然而榨出的油却香而纯。

史书记载：唐武德三年（公元620年），古镇朱沱原是万寿县的县城。县志上就有油坊“菜籽榨油，香飘万户”的记载。

渝西上游的长江边古镇朱沱，是江（江津）永（永川）泸（泸州）合（合江）四县交界处，是重要的水码头。这儿是浅丘河谷地带，气候温润，土地肥沃，四季分明，盛产菜籽、花生、芝麻、黄豆、稻谷，是有名的鱼米乡。

60年前朱沱出产的：菜籽、芝麻、花生、黄豆等成为榨油的原料，榨出的菜油、麻油、花生油运往江津、重庆。

在记忆里，朱沱镇上有六家老油坊，厂房虽说都是明清时期的串架木屋，有大有小，各家的生产工艺也大同小异，但出油率与质量还是有一定的差异。

同泰祥油坊，是一家通往江边的排架木屋，设施完备，四台榨油机排成一排，左右两边各有两处碾盘，用黄牛代替重劳动力，碾碎的菜籽、芝麻、花生等油脂上笼蒸加热榨油。榨的油散发出的香味向四周扩散，让人味蕾大开。

我父亲罗吉利是同泰祥油坊的掌柜，手下有十多个匠人。他专门负责菜籽、芝麻、花生的炒制以及毛油提纯处理，凡经他榨出的油，口感在同行中呱呱叫。

那时，父亲四十出头，中等个子，国字脸，人直爽勤快，是位对老板忠心耿耿的掌柜。每天他将工作安排得妥妥当当，老板成为名副其实的跷脚老板。

父亲每日在天明前到油坊安排当天的工作，他常对匠人说“天冷好烤酒，趁热好榨油”。榨油的火候成了他的秘方。每天要炒近千斤料，他亲力亲为，榨出的“汇丰牌”食用油，色泽金黄，芳香纯正，在沿江一带小有名气。父亲被小镇上的人誉为榨油师。

榨油机很考究，都是硬杂木用榫卯结构制成大型木框，榨机高约二米、宽约一米五，看起来很壮观。

“汇丰牌”食用油，何以出名？缘于父亲在操作流程中注重了煎炒、压榨、撞击、提纯几道工序，可算古镇一绝。

古镇不论严寒酷暑，大小油坊都是“鸡鸣早看天，开榨不等人”。昔日，在没有电的年代，油坊都是点菜油灯照明，油灯光照显得昏暗。然而，在这昏暗中，榨油匠的吆喝声、磨声、号子声、榨机的撞击声，此起彼伏，热闹非凡。

父亲带着大徒弟，主管煎炒的第一关，油香不香、出油率高不高就靠他的几铲铲。大灶的柴火烧得正旺，逐渐小火，只见徒弟围绕圆形灶台边，舞动着5尺长的木质平铲，在平底铁锅中左右翻炒着菜籽，快速均匀翻动，犹如杂耍一般；见火候到了80多摄氏度迅速起锅。然后，倒入石轮的石磨中研磨。

此时，匠人扬起牛鞭，一声“吁时”的吆喝声，戴着眼罩的黄牛围绕着撵盘不停地转动。匠人手持刮扒，将撵物在石轮下均匀地碾压，待油脂物压扁均匀，又一声“吁时”，牛停步，摘下它的眼罩喂草去了。

三人小组的匠人，快速将碾压的油脂装入特制的蒸笼中进行蒸熟蒸黏，待热气腾腾、香气扑鼻，取出油脂放入铁箍中的谷草，打平压紧，然后放在木龙榨里进行榨油，这就是“打油匠”的由来。

4台榨机，分别横卧在炒锅旁。两个打油匠握着悬梁而吊的、5米长的撞杆，一人移动楔子与轮换撞杆的人，撞杆前端是锥形的铁头，百多斤重。打油匠工作十分辛苦，四季穿着裤衩，赤膊上阵，吼着号子，舞动撞杆，来回跑动上千次，对准榨机铁楔削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。

打油匠撞铁楔削，如狙击手，百发百中。榨机内的箍饼，被一排铁削一锤一锤地挤压着，敲打着，油饼一寸一寸地压缩，一股股黄色植物油源源不断地流入油槽……直至油脂被榨干为止。

榨干的油饼，像钢圈一般，敲得梆梆响。此时，父亲说：“压出的油比不低于38%一斤。”从榨机流出的毛油倒入石缸内。父亲亲自登场，将兑好的盐水加入毛油，提纯处理，其奥秘在于盐水油的比例之中，提纯后油无沉淀、无泡沫，色泽金黄，沁香扑鼻。
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一代又一代的榨油匠在昏暗、潮湿的作坊里，艰辛地用这古老的撞杆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为人们提供植物油。

时光荏苒，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，古镇将七十二行的匠人组合成铁器社、建筑社、木器社、竹器社、木船社、织布社、酱园厂等集体企业，油坊属榜首。

公私合营后，全镇的6家油坊变成两家，由粮站负责榨油厂的经营。父亲成为“榨油一厂”“榨油二厂”的副厂长，负责油脂的质量和生。

记忆中，油坊合并后不久，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，粮油副食品一律凭票供应，人们的生活进入了紧张年代，油脂生产也随之减少。父亲主持的一厂仍在断断续续地按计划生产。

一次，厂里正在炒芝麻、花生榨油，那年我刚小学毕业，在厂里耍时，见香喷喷的花生米，我悄悄装了一荷包，躲在厕所里一口气吃完了，花生的余香至今不忘。

还有一次，见黄澄澄的芝麻油散发着诱人的香味，见四下无人，我拿着碗舀了半碗，一饮而尽，好香啊！我口中的香味，被父亲发现，他将我叫到一间屋子，狠狠地骂了我一顿，并厉声说道：“公家的油，下次不要再拿来吃。”我点点头，承认了错误。这教训，终生难忘。

过隙白驹，随着电力和现代化机械榨油，满足了人们生活需求，木龙榨油机已进入博物馆。土法榨油也成为老一辈人的一时记忆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）

万盛场老街这块石碑 承载着一桩百年官司

□令狐克强

“万盛场，坡又多，坡上有个李二哥。李二哥，背炭花，日子过得像苦瓜。李二嫂，卖豆花，日子过得像油渣。”——这首描写清代万盛场老街市井生活的民谣，在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变了调。它，就是一百多年前，发生在万盛场的一桩影响颇大、历时一年的禁煤外运公案。

1987年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时，在万盛老街发现的禁煤外运“示碑”，记载了这件公案的来龙去脉。

清咸丰以前，万盛场曾经叫过东乡坝、甑子上、荣懿县（寨、镇）、石鹅场、万寿场、火把场等名字。有一首古老民谣：“甑子上的顶子，官井湾的甑子，芋头坝的谷子，干龙洞的拐扒子，大屋人端了官井湾的甑子”，生动地描绘了万盛场的变迁及其当地的风物民情。

在交通不发达的过去，万盛地处川湘、川黔要道，来往客商较多。于是，来自南疆北国的移民，成了邻里街坊。碰到一起，从谈家长里短到述祖溯源，进而联宗、修族谱，建宗祠、建会馆。他们组织了湖广同乡会、江西同乡会、江浙同乡会等，并各自建立了会馆。湖广同乡会的修建了禹王庙，江浙同乡会的修建了万天宫，江西同乡会的修建了万寿宫。乾隆末年，石鹅场上江西会馆“万寿宫”落成，石鹅场更名为“万寿场”。

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万寿场富商邓九先带头卖地捐资，动员地方士绅集资，在孝子河上修建了一座三孔石拱桥，取名为“三元桥”，寓乐善好施之家的子弟连中解元、会元、状元，“三元及第”之意。三元桥的建成，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，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。同治、光绪年间，万寿场生产的煤焦、烘焙纸远销江津、重庆、川东各地。简阳的桥帮、金堂的淮帮、自流井（自贡市）的盐帮等，后后来此设店开厂，万寿场成为川黔山货、土特产、糖、盐等日用百货的集散地。一时间，万寿场客栈遍布、商贾云集，一片欣欣向荣景象。为取万行兴盛、万业隆盛之意，“万寿场”又更名为“万盛场”，属南川县管辖。

清同治年间，万盛地区煤炭生产规模很小，全系人力用手镐、钢钎采掘，且产量有限。矿坑主要分布在万盛场东南的方家山、黑旗岩、道角、董村一带，“仅足敷本地烟火，不能兼济他方”。但这里所产的煤炭发热量高，深受綦江、巴县、泸州等地的汽船、酒厂的喜爱。

同治十一年春，以傅洪兴为首的商贩，在万盛一带“估办炭花出河”，船运綦江、巴县等地销售，致使万盛场煤价陡涨，引起了居民、乡绅不满。但傅洪兴等人不予理睬，以致这年秋天，煤价涨幅达一倍。在三元桥河运码头出现了因运送“炭花”，打架斗殴、人伤船翻的事件。于是，万盛场的士绅、保正邓文琳、王如春等12人联名向南川县提出诉讼。临审，傅洪兴又躲避拒不到县衙听审。于是，知县黄某缺席判决，并发布告示，严禁煤炭外运，“永不准装载出河”。

到了这年冬天，黄知县离任。傅洪兴等不再理睬禁令，又“乘隙复装”。万盛场乡绅再度联名控告。新任知县文某也出告示，严禁煤炭外销，“如违示重惩”。傅洪兴不服，串联巴县、綦江商人蔡文蔚等向重庆府上控。重庆府批转南川县原知县黄某复审。原告、被告对簿公堂，黄知县当场判决：“傅洪兴等不应购煤出河，只准背负肩挑以济乡户。巴、綦等县所需之煤，由綦桐交界之通坎、岩门、减堂、乌龟山四处采取，何以购我七甲之煤？”（七甲是南川县万盛场）。并饬令傅洪兴当场画押完案。同时，“并谕阖甲绅粮立即镌碑以垂永远”。官司获胜后，乡绅们将事情原委刻成碑文，立于万盛场老街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经过市政设施的扩建，街巷、房屋的改造，这些会馆均已被拆毁，馆内器物或毁或下落不明。惟在原万盛区粮食局内，尚有一尊三足砂石大香炉和禁煤外运“示碑”。“示碑”不仅是研究当地煤炭历史的重要文字资料，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有关煤炭生产销售的专石碑。1987年，“示碑”被区政府列为万盛区28个文物保护单位之一，2017年，“示碑”被评为“重庆市馆藏文物镇馆之宝”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文旅局）

